

家乡的橡胶树

梁郁强

三月,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行走在家乡的山野,举目所见,无不生意盎然。脚下的小草青青,山上的果木满树繁花,红的是芒果,米黄的是荔枝,灰黄的是龙眼,蜜蜂嗡嗡地穿梭于花间,蝴蝶则在花丛上翩跹起舞。不远处,村民们正在田里插秧。微风吹过,送来缕缕花香,狠狠地深吸一口气,瞬间便心旷神怡。

行至一处岭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刺耳的锯木声从山上倾泻下来,有几个工人正在用锯锯处理那些早已放倒且有几分干枯的橡胶树,他们手起锯落,把枝条从树干上分离,再把那些粗大的树干锯断,最后剩下的就是粗粗的树干了。山脚下有两个工人则把滑下来的主干一根根地抬到路口装上车辆。

好端端的橡胶树,为什么要砍伐掉啊,并且不是一棵两棵,而是一整片橡胶林呢。难道种了多年的橡胶树就这样不要了吗?真是太可惜了。我的心不禁忍忍作痛。

望着不远处连绵起伏着绿色的橡胶林,听着不时传来的阵阵刺耳的锯木声,我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与橡胶树有关的一幕幕迅速在我脑海中复活。

我的家乡位于高州市东北面的一个山区镇,家乡多山岭丘陵,濒临水库,独特的小气候非常适合树木的生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还没有分山岭到户的时候,山上可谓乔木森森。当时管理区(大队)里面有一个橡胶场,山上的橡胶树就长得特别茂盛。一些到海南去谋生的人回来,我们家乡的气候和海南那边有三分相似,只是气温没有那么高,如果栽种橡胶树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橡胶树无论是从树的生长还是产量来说,无法和海南那边相比,但是也非常不错的。大人们在谈论,我们小孩子只是有意无意地听到一些片段。但我们这班小孩还是知道了,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种植橡胶树的。一棵橡胶树的种子悄悄地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夏天和秋天,这是我们小孩最喜欢的两个季节。我们早早地起床,然后结伴到小学去上课。路过那片橡胶林的时候,我们会特意放慢脚步看工人叔叔在上面割胶。他们头上戴着一盏胶灯,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割刀,沿着橡胶树上开好的口子轻轻一推,白色的胶水便会慢慢地沿着口子流入容器

里,乳白的胶水像极了牛奶。中午放学的时候,工人们已经把收集好的胶水用桶装好挑回加工厂准备作下一步的加工了。有时候我们会偷偷的溜上橡胶林,寻觅一些残余的胶脂,轻轻地把它从树上剥下来,或团成一个小胶球,或装在一个小瓶子里涂上煤油制作成粘胶。小胶球的弹性特好,这可以作为我们的玩具;粘胶的粘性很强,我们可以拿来粘东西或拿来粘知了。这都是我们童年难得的乐事。

终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管理区把所属的山岭分到了各家各户。大人们高兴,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开心。终于有属于自己使用的山岭了。有山岭便意味着在田地之外我们有了更多种植的地方。我依稀还记得那次大人们的谈话——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种植橡胶树。所以,那年秋天,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都会自发地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子到橡胶林里捡橡胶籽。按照我们的想法,只要我们把种子带回家放在地里培养好,大人们就会把它们拿到山上去栽种的,过不了多久,树苗就会长大,长大后家人就可以去割胶了,那时候

家里的收入就会增加……

或许,真的是我们的诚心打动了各自家里的大人。大人们经过商量,大体有了一个种植计划,什么地方种橡胶,什么地方种荔枝,什么地方种龙眼,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展开,育苗、开荒、嫁接……只是,背后太多太多的艰辛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大约过了两年,一切都准备就绪,终于在1988年的春天,乡亲们把培育好的橡胶苗种在了开垦好的山岭上。

有经验的人说,橡胶树在春夏两季要经常施肥,冬天要“压青”,这样才长得快。它们要经过6至7年的生长才会基本成材,然后才可以开割,从而产生经济效益。

于是,大家便按照方家的指导,进行管理。我们这帮小孩也逐渐地由小学升入了初中,虽然没有办法参与管理,但是每次上学、放学,我们都会经过自家的橡胶林,感知它的生长状况。两三年间,看到它们由树苗逐渐长大成林,我心里也是特别的高兴。

1994年五一前后,绝大多数的橡胶树都符合了开割的标准。村民们高兴极了。个个都摩拳擦掌准备好好好大干一番。那个时候的

村民们可真够辛苦的,夏天,往往在凌晨两点便起床拿起工具奔赴林场,大概8点的时候便可以收集完胶水挑回家,然后,再将胶水放在容器里制作胶片……如果是秋天,因为天气凉爽,胶水特别丰富,往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等待,我的父母便经常带一些米到林地简易的棚子里煲早餐,吃完早餐,再慢慢收集胶水,回到家经常已经是11点了。

村民们既要照顾田里的稻谷、香蕉,又要顾及山岭上的荔枝树、橡胶树,真是分身乏术。幸好,大家的干劲都特别足,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我高中、大学的学费绝大部分都来自橡胶林的收入。在内心深处,除了感激我父母的辛劳付出,我还特别特别感激橡胶树的“馈赠”,如果没有它作为主要经济来源,我还真不知道能否顺利完成学业,更不要说后来家里的修建房子了。所以,对于橡胶树,我是特别有感情的。那些年,每次去施肥,只要我在家,我都会跟随父母的步伐去帮忙。

工作之后,很多次,父母对我说:“家乡有的人嫌弃橡胶制品收购价低廉,都砍伐橡胶树来改种荔枝

树了,我们需要跟着他们干吗?”每次,我都对父母说:“不要砍伐吧,胶制品的价格是时高时低的,熬熬就过去了。”的确,2003至2012这十年,橡胶的收购价波动很大,高的时候有26元/公斤,低的时候则只有8元/公斤。由于价格持续走低,终于在2013年的时候,我家乡的村民彻底放弃了橡胶林,大家都不再开割了,当然也包括我的父母。

我父母这一辈的乡民作为胶农,把20多年的光阴投放在了橡胶林上面,大家停割的那一年,他们也差不多有60岁了。弃割就弃割吧,大家再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攀爬山岭了,年轻人又不肯接手,承包给别人又亏本,权当是封山育林好了。

近几年,村民们的橡胶林都是处于一种“放养”的状态,基本上没有人去“动”它们。一是暂时还没有找到好的路子,二是有点于心不忍,毕竟都是有着二三十年感情的东西。

哎,别人家砍伐就砍伐吧,我家乡的橡胶林,说真的,还真的舍不得就这样砍掉。

一阵风吹过,橡胶林枝叶婆娑,看看,它们的叶子也由墨绿变成了青翠,它们也知道春天来临了吧。

茂名印记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春笋的味道

罗本森

1976年11月,我担任茂油公司人造油厂原矿车间团总支书记后,经常带领青年开展学雷锋活动,教育青年工人在岗位像雷锋那样干一行爱一行,利用业余时间修路,做好安全生产,大搞收旧利废活动,为企业节约了一大笔资金。

共青团广东省委领导来调研,在原矿车间召开了全省青年工作现场会,我作了题为《在艰苦奋斗中开展学雷锋活动》的介绍。1978年,车间团总支分别被共青团茂油公司、共青团茂名市评为“新长征突击队”红旗单位。4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地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我退休后积极参加社区志愿者活动,到学校为少先队员讲雷锋的故事,继续做好雷锋事迹的宣传,为的就是让雷锋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陈桂豪)



垂钓

梁载桥

年轻时,每到阳春三月,总会与村中的青年男女抽空到附近的山头踏青,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舒缓一下自己青春焕发出来的美好心情。退休之后,不再踏青,改为垂钓,而热爱大自然之情依然不改,且更加热爱。

有一年,又是阳春三月,到处是山花烂漫,蜂飞蝶舞。这天早上,雾还未完全散去。它缭绕在山间,只留出淡翠色的山顶;雾,似乎正在努力把一座座山打扮成一个个蒙着轻纱只留秀发的含羞少女。多美的景色啊!这时,我已约上退休教师陈老师来到一个僻静的河边垂钓。

“你选这个地方钓鱼真好!”李老

师像是对这个地方的认可,更多的成份是对我吹捧。他顿了一顿,继续说,“你看,河的对岸一马平川,人的心情马上会被感染到变得宽阔无限。后面群山起伏,稀疏树林,地上开着小花,真如树木穿着‘绣花鞋’。”

见此,我忙回敬了一句:“陈老师不愧是小学语文高级教师,连钓鱼时也不忙把课文《大兴安岭》中的修辞语句也联想起来,运用上去。”

听罢,陈老师忙说“多谢恭维!”他还说,他歇会儿要上山捉一个蝴蝶给上初中的孙子作动物标本。

随后,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便在钓钩装上鱼饵投入水里,手握钓竿坐下钓鱼,静静地守候,因为这时,静,才是最好的境界。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瞥见李老师钓鱼的浮子动了一下,便想低声提醒他,却发现他不知哪里去了。我忙站起来,用眼睛四周搜索。当朝山上看时,只见他弓着腰,十分小心地轻轻地探步前行。

他在干什么呢?我出于好奇,也偷偷赶了过去。这时,我顺着李老师前面的方向一望,一只黄黑相间斑纹的、有着硕大翅膀的虎纹蝴蝶停在一朵山棉花上。

“太美了!”我几乎脱口而出。但李老师并不知道我在他背后,仍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一步、二步、三步……十米、九米、八米……离大蝴蝶越来越近了。

这时,我的心却绷得紧紧的,十分担心这么美丽的小生命会突然间在他手上消失。随着陈老师离大蝴蝶只有一步之遥,我的心快要提到嗓子上了。这时,只见陈老师双手向前突然一扑,但毕竟年老手脚动作呆笨,蝴蝶飞走了,他只能呆在那里望“蝶”兴叹。见状,我忙上前想安慰他,想不到他却说:“没捉住没关系,就让它飞去吧,留着大自然的美,留着心灵的美,要比捉一个美丽的蝴蝶的收获大得多。”

见我这么说,我所有的心头大石全都放了下来,内心则瞬间变得甜滋滋的。归来时,虽然没钓着鱼,内心仍甜着美着呢。

四合院琐忆

何冰玲

“看!金灿灿的黄金果,我的最爱!”妹妹发出了滋养灵魂的声音。在离老屋80米左右,我们禁不住降低车速,按下了车窗往同一个方向看。原来,小河边的梨子上爬满了黄金百香果,小河旁的龙眼树和竹子林都已经不见。

乘着新农村建设的快车,老屋门前左侧成排的猪舍和右侧的杨树也被清理平坦,恰好成了我们的小车停放处。于是,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带着自己的家眷,迫不及待地奔向装满记忆的家。

推开家门,三十七年前,由爸爸和哥哥们亲自设计、亲手建造的四合院立刻满屏映入眼帘。院子里平坦的晒谷场长了好些杂草,我惊讶于院子里那根拉得笔直又长的晾衣线,它久经风吹日晒雨淋现在都不生锈;院子一角有爸爸和哥哥们着力打造的深井,另一角有一块长方形的坚固石板洗

衣台和大的储水缸,还有简易的卫生间和冲凉房……四合院还是原来熟悉的四合院。以前,家里种了九亩地,鸡鸭成群,猪舍成排,妈妈是养鸡养鸭养猪的高手。曾经,妈妈因给她所养的猪冲水刷牙而让村里人称奇,在村里,她被称为有养殖技术的妇女。那时每天傍晚,家门打开的那一刻,放养的鸡鸭会争先恐后撒欢地往家里跑,因为有一天中最后的晚餐在等着它们,此刻院子内一派生机勃勃,就像开办酒席,热闹非凡。第二天奶奶就会早起,将昨晚鸡鸭排在院子里的粪便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每天早上,我的房间窗外总有一个时段传来沙沙的扫地声。

小时候,门前那条小河的树荫下蹲着成排的鸭子。直到现在,我最佩服妈妈的地方就是:

她懂得利用条件反射来训练她养的鸭子会到定点的地方休息,傍晚鸭子自己又会成群在门外等待开门回家。

小时候家里鸡鸭养了一批又一批,全是母鸡。母鸡自然孵化,散养,味道营养是顶流,特别过年吃得更多,四五十只鸡鸭不在话下。鸟类食量大、消化能力强、形成粪便快,于是,勤劳的妈妈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理鸟粪,并在大鸡笼旁,用砖块围住干或半干的鸟粪,并加入烧柴做饭时剩下的草木灰混在一起拍实发酵。1-2个月后,满满当当的优质农家肥就有了。当清理农家肥翻开砖块时,下面就有很多或大或小的蟑螂、鼠妇等小动物四处逃跑,鸡这个时候是最开心的,眼馋腿嫩的鸡就有得吃,而且在追逐蟑螂、鼠妇等小动物时鸡发出喜悦的,时大时小的咯咯叫,好像在说:“哪

里跑,你再跑”,这个时候翻砖的人与鸡默契。

小时的记忆中最难忘的要数门前飘香的莲花地,“我行花之野,花入我之怀”一点都不假。早上嗅着荷香,雨中赏荷叶让我梦里梦回千百次。现在,荷花地成了仅有的自留地,借给邻居种上了水稻。

“哥,你们看,主屋墙上已长了很多墙藓,它变得更有岁月的痕迹了;我们的四合院也要赶上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了!”妹妹的大嗓门吸引了我飘荡的回忆。

“是的,四合院的点点滴滴,如你,如我,我们一起去观它的未来吧。”

晚上九点,穿过几幢整齐的居民楼以及村长家漂亮的楼房,经过崭新的篮球场,绕过平坦的环村路,我们开车走在回城的路上,此刻,改造四合院的蓝图已在我们心中。

我向学生讲“水腰带”的故事

徐永锐

我于1951年冬从广州来茂名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开始,就用了“水腰带”。

退休后在高师校园居住期间,课外活动散步时和新入学的学生聊天,说起我用水腰带的事。他们曾问,水腰带是什么玩艺?是什么样子的?用来干什么的?我说,水腰带是用棉织品的“白布”做成的,宽约一尺,长约四、五尺。它的用处可多呢!在家里洗澡要用它;外出劳动,中午出汗用它抹干汗水;到河里洗澡也要用它,洗完澡上岸前用它包住下身穿裤子;天冷时下乡访友,要用它包住头上保暖。从部队领米带给“三同”户也要用它包米。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遇到野狗进攻时,用它抽打野狗,以保安康。

我还和青年人讲了土改结束后,我被组织分配到种植橡胶树的0603垦殖场的故事。在土改时,我们是享受供给制的。到了垦殖场便享受薪金制了。我到场部报到当秘书那一天,刚好发工资,我颈上还围着水腰带。到会计室领工资时,家在广州被分配来场里当出纳员的何大姐,见我颈上还围着水腰带。她就关心地对我说:“徐秘书,土改时用水腰带,现在来场部任秘书了,有工资了,现在工资就去百货公司买一块手帕和一件毛料围巾吧,不再用水腰带了。”我只是笑着回答说,多谢何大姐关心。

但我并没有把水腰带扔掉。在场部除了做秘书工作外,还经常跟随场长下队检查开荒种植橡胶木的工作。工人们在用锄头挖穴时,我在土改队的三同作风风要发扬,便把水腰带扎在腰里,和工人一起挖穴。因此,年终时被评为劳动模范,受到场长的表扬。场长说这个小伙子能文能武爱劳动,值得表彰。

这条水腰带,我一直保存着,放到木箱里,直到从高师搬到高州碧桂园定居养老时。从木箱里清理杂物时,发现水腰带已腐烂了,才把它扔掉。